



世闻故事



仁伟 绘

## 糊涂

□高军

他使劲耸了耸鼻子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:“怎么这么香啊!”母亲满脸菊花皱纹蠕动着,嘴撇了撇:“不是一辈子也不想它了?”说着,母亲把锅端到炉子上热开了,一股浓郁的玉米香气溢出来。他迫不及待地舀上一碗,吸溜吸溜地喝起来。这糊涂,是母亲用油加上葱花炸锅,把豆腐丁煎成金黄色后添水入玉米面做成的,已不是小时候喝的那种清水煮的玉米糊了。他不停地喝:“好喝,好喝。”下午,母亲又用地瓜面做了一锅糊涂,他同样喝得满头大汗,连说:“痛快,痛快。”他笑着问母亲:“怎么就叫糊涂呢?叫这个名字了真变糊涂了怎么办?”母亲说:“老辈子叫下来的,俺也没见谁喝糊涂喝得真糊涂了的。”

几年后,他逐渐进入官场,慢慢地升到了局长的位置。他这个局非常重要,钱很多,权很大。送钱送物的经常有,他都是毫不客气地坚决拒绝。时间长了,他就想,这个事情交给这个人干了,这人就能赚几十万;那个事情不同意那个人干,七八十万那人就一分也赚不到。他们感激,是情理之中的事,送的钱不要,就又回他们的腰包了,凭什么就让他们赚这么多!犹犹豫豫地,他有些动心。

母亲年龄大了,来城里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,看他整天在外面应酬,大鱼大肉吃得并不舒坦,就经常和儿媳做各种糊涂让他养养胃。晶莹剔透、温润如玉的白面糊涂,金黄绵软、清清淡淡的玉米糊涂,暗黑透明、黏糊糊的地瓜面糊涂,时常摆上饭桌,只要在家吃饭,他总会喝上两碗,那麻木的味蕾才能活跃起来。看到他吃得这么香甜,母亲总会笑话他一番:“不是小时候吃伤了,一辈子……”他就赶紧打断母亲的话:“娘呀娘,别说了,俺不是早就又觉着糊涂香了,这不喝得正起劲吗?”母亲就慈祥地看着他,一脸满足的样子。她看够了,就转身干别的去了,嘴里还总是自言自语:“喝糊涂不糊涂哟,喝糊涂不糊涂哟。”他浑身颤了一下,好一会儿才恢复到正常状态,额头凉凉的,伸手一摸,原来是不知何时出的一层冷汗。

胡局长在家吃饭,早上和晚上这两顿,绝对不能少的是糊涂。更重要的是,在酒店招待客人时,他总是让酒店做一盆糊涂端上来。客人们表现出也很爱喝糊涂的样子,都连声附和:“好,好。”

后来,胡局长手下的人安排招待时,就提前把糊涂点了,并告诉他说:“糊涂……”

“不用你们管!”胡局长招呼服务员过来,亲自点糊涂。他觉得,点糊涂的时候,昏昏沉沉的头脑就清醒过来了。

胡局长抬起手,往自己这边招招,服务员小跑着过来,笑容满面地等候吩咐。胡局长郑重其事地说:“做一盆糊涂。”

糊涂,很多地方叫粥,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。粥更讲究一些,会加入多种配料,而糊涂却是用各种面搅到开水中煮熟即可。每每去酒店,胡局长第一句话就是嘱咐服务员一定要做一盆糊涂,其他饭菜他从来不自点,这早已成了人们熟知的一种习惯。

胡局长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当时家里很穷,母亲每天都做一锅糊涂,全家人勉强过日子。添上半锅水,有时搅上两勺玉米面,有时搅上两勺地瓜面,烧开后,喝上几碗,当时饱了,不一会儿肚子又开始叽里咕噜叫起来。胡局长那时的想法是:“一辈子不喝糊涂我也不会想它。”母亲看他难受的样子,心里也不舒坦:“不喝吃什么?等你长大混好了,我跟着沾光就不喝糊涂了。”还别说,那些年,在读书无用的情况下,他竟能清醒地认识到好好学习也许就能改变命运,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正好高中毕业,结果没费什么劲儿就考上了大学。

生活好起来了,他真的再也不用喝糊涂了。有时说起来,他说:“小时候喝伤了,再也不想喝了。”

一次,他回去看母亲,发现锅里还有早上剩下的小半锅玉米糊涂,

可系故事

## 男人减肥

□邱红波

“若非不成人形,哪个男人想减肥?”这调侃,我听烦了。

身高1.7米的我,体重不到70公斤,还算正常,可我想减肥,想让自己显得精干些。同时,我还有素食主义倾向,这就是我减肥的全部理由。

可在旁人眼中,我的想法似乎暗藏阴谋,包含玄机。

首先提出质疑的,是我的同事。他退身半步,带着诡异的笑容看着我:“你?想减肥?到第二春了吧!”意欲逼迫我吐出真相,好像不是因为一个神秘女子的存在,我就不会想到减肥。

老婆对此的态度颇为含糊,她边往我的碗里夹肉边叨唠:“十几年了,你这样的体形大家都看惯了,为什么要减肥呢?”我吃完她夹的两片肥肉后,便拒绝继续吃肉了。我耐心地向老婆解释,减掉几斤赘肉没什么不好,也显得年轻啊。这“年轻”两个字对她来说是刺激,她发作了。我费了很多口舌澄清,我减肥的动机真的很单纯,既不是迫于提干前的竞争,也非办公室里调来了年轻的女同事,仅仅是想瘦几斤。她竟说:“那就是说,嫌我胖了,或者我不年轻?”

由于老婆上报,此事惊动了父母,他们也劝我别减肥。不过,父母的理由倒是简单,怕我减肥减出健康问题。“那些骨感的女人要受多少罪?再说,那样就漂亮吗?”这是我父亲后来补充的话。我彻底无语,要我申明多少遍,我减肥和“女人”无关,和情感无关,而且,我也不想减到“骨感”,我就是想瘦几斤!

女人减肥,理由天经地义,方式五花八门,经验之谈堂而皇之,轮到我头上,怎么就阻力重重呢?对此,我也冷静思考过,莫非因为我是男人,而我的同胞们在此条道路上有着无数的劣迹?不过,在这个将简单变复杂,将复杂变成谜局的社会里,男人减肥会连带出种种荒诞的思维逻辑,也不足为奇吧。

我能忌口,我能耐得住饥饿,可我不想减肥了。我要把身上那几斤赘肉留着,以平息猜忌。

世闻故事

## 扶贫

□谷永庆

市里的A局和大山里的山腰村结成扶贫对子,杜局长在市委副书记面前拍了胸脯:“不出半年,我保证让山腰村……”可半年多过去了,山腰村的村支部书记都来几次了,还是没见局长有动作。

村支书是个老汉,他又一次畏畏缩缩地站在杜局长面前。杜局长温和地说:“老哥,不是我不帮忙,只是这段时间实在是资金困难。这样吧,你先回去候着,等过段时间我一定会亲自去你们村……”这时,办事员小青提个大塑料袋走了过去,老汉的目光就跟着小青走了。

杜局长轻轻地咳了一声,老汉收回目光,不好意思地说:“局长,和您商量个事儿,刚才那闺女拿的那些废纸,你们不要的话,给我行不?”局长愣了一下,说:“这个——没问题。小青,你把这儿的废报纸和旧杂志都给大爷,其他办公室里的你也找一下。”

不大一会儿,办公楼下堆起一座小山。老汉高兴得直搓手:“这些,我一下子拿不完……”局长豪爽地一挥:“小青,找个车,帮着把东西送走!”老汉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:“还是局长说话管用啊!”杜局长灵机一动:“这样吧,老哥,每隔一段时间你来一趟,我们全局的废品谁都不许动,都归你们所有。”

就这样,每隔个把星期,山腰村就会有人从A局拉走一车报纸杂志和废铜烂铁。一年后,村支书老汉又来了,握着杜局长的手不放:“局长,你们真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。村里小学翻盖了12间教室,都是用你们给的废品换来的啊。村里人商量好了,为了不忘你们的恩德,决定给学校改个名。”杜局长饶有兴趣地问:“哦?改什么名啊?”村支书自豪地说:“就叫‘废品小学’!”

## 再见二崔

□庄学

门前是道街,小街,所以常有卖菜开店者,久而久之,成为街市。从西望去,路是直的,摆出的摊位却扭来扭去,蛇样的。从东往西看,一溜的煎包铺烧饼铺粥铺胡辣汤铺豆腐汤铺米线铺,三教九流往来不断,喝汤吃饼随你便。

在这条街上,要说发得大的,还得数当初卖咸菜的二崔。据说二崔从倒腾咸菜疙瘩起步,2000元本钱还是借大舅子的,初时用惨淡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
二崔眼珠子见人骨碌碌地转,说话间不断地笑着点头,不管顾客是褒是贬。按老辈人的说法,眼珠子活的人,心眼儿比细筛子的人眼儿还多。二崔本来个子就小,再一哈腰一点头,就被埋在了咸菜缸后头。

不知怎地,二崔知道我也是夹河滩的人后,就和我攀上了老乡。他还知道我写写画画,发表过点儿东西,就一定要看我的剪贴本。几天后,他归还我的剪贴本的封面多了一层类似学生包书皮用的硬纸,里面还写了“诗”,大意是仰慕的意思。这是街市上我见到的“最有文化”的摊贩。

有了这点文化,二崔终究不愿意老在这里卖咸菜疙瘩。等我再去咸菜铺子,只见二崔的女人守摊,二崔不见了。问那女人,她只是笑笑说不出所以然。又过了些时日,连这个咸菜铺子也不见了,换成了卖卤肉的。

再见二崔,已是一年后了。此时,二崔不高的身材被西装裹个严严实实,胳膊下面还夹了一个黑皮包,走在街市上逢谁跟谁打招呼。见到我,他抓起腋下的黑包张开胳膊向我扑来:老乡哥呀,你也不去看看兄弟!我被动地与他寒暄着,不知就里,于是问:在哪儿高就啊?二崔忙不迭地从黑包里掏出一名片,龙门温泉洗浴中心总经理的头衔赫然在目。二崔没有忘记街市上的故友,一家一家地发名片,有的还给一张黄澄澄的VIP贵宾卡,打八五折。我也收到了一张黄澄澄的看起来很尊贵的卡。临走时,二崔和我们打着招呼:我请你们吃饭,一条龙。

二崔不忽悠,一个星期后,真的要请我们。我和这条街上的小买卖坐全老板的桑塔纳直奔龙门。

到地方一看,才知道二崔经营的不是想象中的澡堂子,还真是一个有吃饭有住宿的宾馆,这些都是配套的,主业是洗浴中心。大门口有专人候着我们,一个婀娜的领班带我们进入一个豪华包间。领班说,崔总有点事,马上过来,不过说了不要等他,我陪你们先吃着。老总们的“马上”是个什么概念?那就吃吧。虽是满桌子佳肴,领班殷勤侍奉着,这饭却吃得有些沉闷。终于,走廊里响起了二崔打电话的声音。进门,二崔电话没停,用滴溜溜转的眼睛向我们逐一示意。屁股刚沾椅子,二崔就连连表示歉意,说是某副市长要来视察云云。

二崔端起酒杯略微表示了对我们的敬意,忆起街市的往日,随口引用了伟人的诗词“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”作结。我适时地把新出版的《书雅正》,二崔接过书哗啦啦地翻了一遍,仍是一脸谦恭地把书放到屁股底下,说,真了不起呀,大作家,回去一定秉烛夜谈。接着,他又把伟人的《沁园春·雪》从头到尾吟诵了一遍,念到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这一句,听得出是用了狠力的。

杯盏往来,都有些晕乎乎的,正适合去泡澡。这一切自然由二崔的手下安排,二崔还得忙乎着陪领导,就此拜拜。一溜烟,二崔不见了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
电话:65233686